

水意象文化系统的构建

李德民 苏 燕

(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 要 水在地表、地下、空中以固体、液体、气体 3 种形态不断变换的方式循环往复,周行不已,这是水在自然状态下的运行模式;人类在混沌中诞生、在洪水中重生、在黄泉下安息的生命历程,是集体无意识在人类的意识深层残存的精神化石,这两种元素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对水的理解与表达,他们往往通过象征的形式将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寄寓在水意象中。耐人寻味的是,水意象的这种象征意义往往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个体,而是一个意义完整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原型恰恰是水在自然状态下的运行模式和人类对水心理体验的深层记忆。因此,水就有了 3 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统:固体—液体—气体,构成水在自然状态下的循环系统;混沌—洪水—黄泉,构成水在意识领域里的神话系统;初生—再生—长生,构成水在文学艺术中的象征系统。

关键词 水意象;文化系统;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0)02-0033-04

“在文学里水既是一审美观照的对象,又是一个表情达意的意象。作为一个意象,水是文学家笔下最富活力的精灵,具有开放式和多元化的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1]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2]水的象征意义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过,这个象征意义的系统与水在自然状态下的运行模式和人类对水心理体验的深层记忆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一、水的循环系统:固体—液体—气体

毋庸置疑,地球上的生命诞生在水中。具体情形是:大气中的水汽与大气中的物质发生化合,再经过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形成氨基酸、核糖酸和卟啉等物质,这些化合物进入水中避免了强光的辐射,渐变成碳水化合物,生命开始产生。植物—动物—高级动物。在生命产生的过程中,水是生命的孕育者、创造者和构成者,据说,有相当于全球河流一半的水,流淌在人类和动物血管里,蕴藏在植物的根茎、叶脉中。同时,水又是人类生存一刻也离不开的资源保障;“缘水而居,不耕不稼”的原始生活和劳作生产方式更离不开水的滋养哺育。可见,水与生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水分布在地表、地下和空中,表现为液体、固体和气体。不论是位置还是形态,水都是不断变化,周流不息的。从立体空间上看,地表水在一定的温度下会蒸发为水蒸气,游浮在空气中;一旦遇到空气中的杂尘,便凝结成水珠,形成雨,雨飘落到地面,又还原成地表水。地表水的一部分渗透到地下,成为地下水,另一部分再挥发成水蒸气,在此过程中,地下水也不断地以泉水的形式涌向地表,或被人们汲到地表加以利用并参与地表水的循环。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平面空间上看,高山积雪融化为溪水,溪水汇成河水,河水流入大海,大海挥发成水蒸气,水蒸气再以降雪的方式降落到大地,形成积雪,源源不断,周行不已。总之,水在固体、液体、气体 3 种形态之间不断转化,循环不已。

人类生于水土、食于水土、长于水土、死于水土、葬于水土、化于水土、以至再生于水土的过程不仅与水始终相依相伴,而且其运行与转化模式也与水在自然界中的运行与转化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水的神话系统:混沌—洪水—黄泉

弗洛伊德说:“把心理生活划分成意识和潜意识的,这是精神分析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潜意识一

收稿日期:2009-08-3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552004)

作者简介:李德民(1965—),男,黑龙江安达人,副教授,从事文化诗学研究。

词与‘潜伏的和能成为意识的’相一致的。^[3]我们发现我们有两种潜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能成为有意识的,另一种是被压抑的但不能用通常的方法使之成为有意识的。这种对心理动力学的洞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术语和描述。那种潜伏的、只在描述意义上而非动力学意义上潜意识,我们称之为前意识,而把潜意识一词留给那种被压抑的动力学上的潜意识,这样我们就有3个术语,即意识(cs)、前意识(pcs)和潜意识(ucs),它们不再有纯描述意义。前意识可能比潜意识更接近意识,既然我们已经把潜意识称为心理的,我们就更会毫不犹豫地吧潜伏的前意识称为心理的……究竟是成为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种性质是看透深蕴心理学之奥秘的一束惟一的光。^[3]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他认为:“构成个人无意识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集体无意识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来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绪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4]申荷永对此解释说:“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5]

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神话中所描写的水的理解。我们认为神话中对水的描写正来自于人类对水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记忆。

1. 世界在混沌中诞生

茅盾在《神话研究》中说过:“开辟神话就是解释天地何自而成,人类及万物何自而生的神话。”为什么天地相分,为什么日夜轮转,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为什么月亮会阴晴圆缺,为什么四季冷暖变换,为什么会有风雨雷电,人类带着无数个“为什么”一边叩问苍茫大地,一边用心苦苦思索,其核心问题是,世界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于是创世神话就成了所有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神话、印度的灵魂创世神话、波得尼西亚人的纳拉乌神话等应运而生。

由于地球的水域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71%,加之泰初之世,一切皆水,大陆就成了地球上真正的“诺亚方舟”。神话也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的想象,面对这样的现实,古埃及和巴比伦神话都说,水为原始的混沌状态,万物皆生于水。古希腊神话说,海洋之神奥我安诺创造了世界万能物。古印度神话说,水最初怀着胚胎,其中集聚着宇宙间的一切天神。在我国,最典型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地。湖北神农架地区的汉族叙事诗《黑暗传》是这样叙述

的:一片黑暗和混沌,天地茫茫无一人。乾坤暗暗如鸡蛋,迷迷蒙蒙几千层。盘古生在混沌内,无父无母自长成。那时有座昆仑山,天心地胆在中心。一山长成五龙形,5个嘴唇往下伸,5个嘴唇流血水,一齐流到海洋内,聚会天精与地灵,结个胞胎水上存,长成盘古一个人。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于想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6]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人们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对于这个变化莫测的大千世界和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一无所知,更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解释,借助于想象,编织绚丽多彩的神话故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神话是人类童年最天真的虚幻想象,但它也流露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幼稚看法,我们正是从这虚幻的想象和幼稚的看法中察觉到了远古先民的心理情结。

2. 人类在洪水中重生

据典籍记载,人类曾经历了一个洪涝灾害频发时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行,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吕氏春秋·爱类篇》)地质科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地球在“新冰期”后,由于气候变暖,冰雪消融,造成洪水泛滥。在与洪涝灾害的艰苦斗争中,人类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最终战胜洪水,死里逃生,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有如再生。《圣经·创世纪》对这段经历作了如此描绘:

上帝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决定将人和一切动物统统消灭,但他又舍不得把他的造物全部毁掉,便选中了诺亚和他的3个儿子,决定让他们活下来。诺亚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他的3个儿子造了一艘方舟,一家人搬入方舟,还带上了各种动物,每种一公一母。7天后,天降大雨,持续了40个昼夜。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大地和高山,人和地球上一切生物全部被淹死,只有诺亚的方舟漂浮在水面。雨停后的第十个月,山顶才露出水面。47天后洪水退尽,诺亚一家和动物走下方舟,重新开始生活。

在我国,也有关于人类在洪水之后再生的神话。例如瑶族的《伏羲兄妹》:

伏羲兄妹的父亲张天师,痛恨雷公兴风作浪,有一次,趁雷公跌倒时将他捉住,交给伏羲兄妹二人看守。雷公苦苦相求,兄妹发了恻隐之心,将他放开。雷公很是感激,临行前,送给兄妹二人一只大葫芦。雷公回到天上后,为了报被捉之仇,下了7天7夜的大雨,所有的生物都被淹死,只有躲进葫芦里的这对兄妹得以生存。雷公劝他们结婚,二人不同意。只好去问竹子和乌龟,竹子和乌龟也认为他们应该结

婚,二人没办法,就从山上往下滚磨盘,哥哥在东山,妹妹在西山,各推下一扇磨,两扇磨竟意外地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天意,就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个肉瘤,他们将肉瘤剁成细末撒向四方,肉末就变成了一个个的人。这些人繁衍生息,大地又重现生机。

这些神话起码给我们3点启示:一是上古的滔天的洪水险些断送了人类生命;二是劫后余生的经历给人类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三是再生后的世界是一个告别了污浊与蛮荒的崭新世界。但是在人类漫长的生命旅途中,以上几点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是沉淀为一种情绪,其中既包含着对洪水的极端恐惧,也包含着洪水过后,天下太平的无限喜悦。人类在洪水中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伟大的涅槃,也从此打下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

3. 生命在黄泉中安息

人们把死后的居所称为“黄泉”。“黄泉”一词正式成为死后的居所,始见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不及黄泉,勿相见也”一句。庄公的意思是说不到阴间,我们母子就不要相见。但庄公后悔以后,属下颖考叔掘地为泉,使母子相见,这既能够使母子团聚,又能够使庄公勿失其言的做法可谓一箭双雕。其实掘地为泉的所谓“黄泉”与庄公所言“黄泉”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黄泉”代指阴间的语义已经定格为“黄泉”的比喻意。《管子·小匡》一文中的“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所言之“黄泉”,即为此意。后代文人多用此意吟诗作赋,例如,唐朝王建有《寒食行》诗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哪得到黄泉。”地上性阳,地下性阴;人生时在阳,死后在阴。死后葬于地下,黄土蒙面,与黄土有关,用一个“黄”字代指黄土,这并不足为奇,问题是,黄土之下为何要有泉?第一,古人认为水能聚气。中国古代的气宇宙观和生命观认为,宇宙中的天地万物乃至于人都是由气集聚而成的,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东汉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也说:“人未生,在原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看来,人死后“复归元气”,只要气不散,就不会完全死掉,那么怎样才能使气不散呢?这就要选好“风水”。郭璞《葬书》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既然可以聚气,就能使人在死后阴气不散,在另一种形态中获得永生,所以,泉水越多越好,故有“九泉”之说。第二,古人认为生命可以轮回。在古人看来,太阳昨日日落,今日东升,是因为太阳是从地下绕过;雨从天降,落于地表,渗入地下,又升腾为雨,也是因为水是周流循环的。人死后葬于地下,只要阴气不散,就能实现生命回转。第

三,古人还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灵魂既在,那么其生存自然也需要水,因为在活人的眼里,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一点也不能缺少的生命补给,死后的灵魂当然也离不开水。看来,水不仅是意识的深层的原型记忆,还寄托着先民对生命归宿的美好企盼。

三、水的象征系统:生死—再生—长生

按照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在人的潜意识中应该存有人类文化的集体基因,他称之为原型。若果真如此,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会存有关于生命之初的混沌、生命洗礼的洪水、生命归宿的黄泉的原型记忆。这种原型记忆一旦进入审美观照的视野,蕴含其中的文化因子就会被激活,沉睡的音符开始舞动,最后编织成美妙的乐章。

1. 水象征着生死

水既然与人类的诞生有关,就会与个体生命的繁衍相连,进而与男女婚配联系在一起。《诗经·国风》中共有42篇写到水,其中与婚恋、生育有关的诗就有27篇。水在《诗经》中的频繁出现,除了有地理学和劳动实践学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深远而丰富的文化意味。这种意味是人类远祖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心理体验在文学中的残存。《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鬯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诗中描绘古时3月上巳之日,人们聚集河边举行祭祀活动时,青年男女寻觅情侣、倾诉心中彼此爱慕之情的场面。清波荡漾的涣涣春水,既营造出春光明媚的氛围,又激发着青春涌动的春心,在春光水色的触动之下,男欢女爱,以言相谑,以花相赠,企慕之心,与春水融为一体,情趣盎然。

春水催发出荡漾的春心,秋波同样能撩拨起悲凉的秋意。如《诗经·秦风·蒹葭》所写,深秋清晨,秋水浩渺,芦苇苍茫,露水晶盈,洁白似霜。清虚寂寥的秋色之中略带凄凉哀婉的色彩,主人公在河畔徜徉、凝望,追寻河对岸的“伊人”。“伊人”缥缈,行踪不定,秋水隔绝,可望难即。主人公虽望穿秋水,执著追求,但终因一水之隔,难遂心愿。诗句之中荡漾着无可奈何的心绪和空虚怅惘的情怀。逆流追寻时困境丛生——艰难险阻无穷,征途漫漫无尽,终不可达;顺流追寻时幻象依稀——行程处处顺畅,伊人时时宛在,然而终不可近。既逆流,又顺流,百般追寻,执著之意可见。不是困境难达,就是幻象难近,终归不得,怅惘之情尽在一水之中。

另外《诗经》中的《周南·汉广》、《召南·江有汜》、《邶风·泉水》等也都利用水意象对诗中的生殖意义

寄寓了意味深长的象征。

楚辞产生于泽国水乡,对水的生育、繁衍意义作了“次生态”的描绘,《湘夫人》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洞庭之波”,为湘君和湘夫人的互相等待烘托出哀婉惆怅的气氛,也同时象征着水庭期约的心理情愫。自诗骚之后,以水为喻写企慕情思的,如“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金陵愁望有寄》)等诗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水不但是生命的母体,还是生命的归宿。黄泉福地的温馨栖居,让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死也变得诗意盎然。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品貌端正、温柔贤惠的典型的少妇形象——刘兰芝。刘兰芝与丈夫焦仲卿彼此相爱,感情深笃,却不被焦仲卿的母亲所容,刘兰芝只好自请回家。仲卿藕断丝连,前来探望;二人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告别时竟发下誓言:“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盟誓既发,去处已定,于是她选择一个寂静的黄昏,“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为美好的爱情,自行折断了这支青春的花朵。“清池”成了永远的栖身之所。

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美丽、善良的京城名妓杜十娘,被负心的男子抛弃后,也决定以死殉情;她抱持宝匣,往江心一跳,踏上了黄泉之路。主人公投水而死的文学作品经久不衰,一直延续至今。《红楼梦》中的金钏投井而死,《巴金》中的鸣凤投湖而死……死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人们之所以愿意选择江河湖井,这与古老的黄泉栖所的诗意想象也许有着某种文化上的渊源。

2. 水象征着再生

人类历经磨难在远古的洪水中死生逃里的惨痛记忆,启发着后代文学水意象的再生意义。西方的某些宗教仪式也可以印证这一文化传统。《圣经》中说过,耶稣受了洗礼,随即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到神的灵。这说明水中重生已经成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的主人公匹普是一个孤儿,在他人的资助下,他成长为一个上层社会的绅士。匹普小时候救过一个越狱的罪犯叫玛格威奇,当玛格威奇在若干年后找到匹普时,匹普惊奇地发现这个人就是资助自己成才的人。因为玛格威奇是英国的罪犯,更因为怕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匹普决定赶走玛格威奇。在他们偷渡出国时,被警察发现,他们的船被撞碎,二人落入水中,玛格威奇被捕,匹普得以生还。落水后的匹普发生

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我丝毫也没有厌恶他的心情了。^[7]他痛恨自己对玛格威奇的不善行为,并经常到监狱探望和安慰他的恩人。

匹普落水不死,重获新生,使他更加珍爱生命,更加珍惜友情与恩情,这是表层的意思,落水使匹普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并得以再生,才是这个形象的真正意义。水在这里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灵魂的复活,落水后复活的匹普与落水前的旧有匹普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样的作品还有海明威《告别了,武器》,F·B·哈特的短篇小说《咆哮营子的幸运儿》等。

3. 水象征着长生

水的周流不已,长存不泯的特性,赋予了水意象的神性色彩,水具有长生不老的象征意义。《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员丘山,上有不死之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后来的楚辞继承了神水长生的这一寓意,摄之入诗,以寄不老之期。《离骚》:“朝饮木兰之附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注:“言己旦饮香木之附露,吸正阳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华,吞正阴之精蕊。动以相净,自润泽也。”意为饮露餐菊之想,是洁身自好之比附;而宋代洪兴祖补注曰:“屈原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说“木兰之附露”与“秋菊之落英”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之功效。《三辅黄图》卷3记载:“建章有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汉武帝在神明台以铜盘玉杯承接甘露,意在长生不老,可见露水对于长生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德民. 象同喻反:水意象的辩证解读[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0(2): 23-26.
- [2]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204.
- [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 杨韶刚, 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 [4] 荣格文集[M]. 冯川, 苏克, 编译. 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83.
- [5] 申荷永.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4.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13.
- [7] 狄更斯. 远大前程[M]. 王科一,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398.